

好狗莱依

LANG GOULAIYI

儿童科学文艺丛书





好狗莱依



【苏联】维·比安基 著
王 汶 译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0000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79-12-01 120页 1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苏联作家维·比安基的科学童话曾经被誉为“儿童生物学知识的小百科全书”，本书选择了他的四篇科学童话。

《好狗莱依》写的是莱依狗怎样在危难中搭救主人；主人病故后，又怎样帮助主人的母亲在原始森林里找到食物，免于挨饿；后来怎样悉心照料主人的遗孤，并且擒获了窃贼……。

《母雁回乡记》是写一只被活捉过的母雁重新获得自由以后，历尽千难万险，终于找到候鸟迁飞的海上航路，和它那失散了好几个月的伴侣重新欢聚回到故乡生儿育女的故事，文中还介绍了其他各种候鸟的特性，以及在迁飞中惊险有趣的历程。

《山雀的日历》描述了年幼无知的小山雀金卡在一年里通过对周围环境的仔细观察，从而获得了不少生物知识的故事。

《两只白的，第三只雪雪白》是写白鼬、白猫头鹰和小白兔的巧遇，介绍了有关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常识。

责任编辑：白 金

封 面：韩露曦

插 图：冯丽莎

儿 童 科 学 文 艺 丛 书

好 狗 莱 依

〔苏联〕维·比安基 著

王 汶 译

*

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（北京白石桥紫竹院公园内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24 印张：4 1/6 字数：68 千字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9,000册 定价：0.41元

统一书号：10051·1017 本社书号：0306

编 者 的 话

这是一套以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为主要对象的科学文艺丛书。它通过各种文艺形式,生动活泼、形象有趣地介绍各种自然科学知识、科学成就,描述科学发展的绚丽远景;帮助儿童认识世界,启迪智慧,开阔视野,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;引导儿童从小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,立志攀登科学高峰,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而勤奋学习。

本丛书题材广阔,从蚂蚁蜜蜂到恐龙巨象,从石刀石斧到火箭飞船,从基本粒子到宇宙星空等,均有介绍。体裁也是多样的,如科学故事、科学幻想小说、科学童话、科学散文、科学诗歌、科学小品等等。

这套丛书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、福建人民出版社和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出版的。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的读者和作者,特别是科学工作者、教育工作者,协助我们出好这套丛书,积极提出批评和建议,踊跃写稿,使这套丛书成为儿童喜爱的读物。

目 录

好狗莱依	1
母雁回乡记	20
两只白的,第三只雪雪白	61
山雀的日历	65

好狗 莱依



我第一次看见莱依的时候，以为它是狼呢。它和狼一样高；两只耳朵象狼耳朵似地竖着；毛也是灰色的，跟狼毛差不多。只有粗粗的尾巴，伸到背上，卷成一个圈儿。那时我很小，还不知道只有西伯利亚莱卡种狗才有这种尾巴，狼尾巴是沉甸甸地拖在下面的。

祖母告诉我，莱依是一只狼血统狗——它父母都是西伯利亚莱卡种狗，它祖父是一只真正的狼。后来，祖母开始讲给我听，莱依有多么聪明，它是个多么忠实和善良的朋友。打猎的时候，莱依是无价之宝，在家里也一样。祖母把它一生的事情都讲给我听了。

我父亲怎样选中了莱依

我父亲是西伯利亚人，他是个猎人和捕兽人。

冬季的一天，他正在西伯利亚原始林里走着，忽然听见人的呻吟声。呻吟声是从灌木丛里发出来的，父亲走到那里去看时，只见雪地上躺着一

匹驼鹿,已经死了。灌木丛后面,有一个人在挣扎,想起来,却起不来,不住地呻吟着。

父亲将那人扶起来,背进自己的帐篷里去,留在那里。父亲和祖母服侍了那个受伤的人,直到他恢复了健康。

原来那人是个曼西族(苏联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)的捕兽人。曼西族人住在西伯利亚乌拉尔那边。曼西族人长得又高又大,体态匀称,都是弓鼻子,都是出色的猎人,熟悉飞禽走兽的生活习惯。不过,那个曼西人因为一时沉不住气,差一点丧失性命。

他打伤了一匹驼鹿。驼鹿摔倒在地上,一阵痉挛,然后一动也不动了。曼西人没留意到驼鹿的耳朵紧贴在脑后,竟朝它走了过去。突然间,驼鹿窜起来,用前脚拚命踢了他一下,踢得猎人从灌木丛上面飞过去,象个木头桩子似的掉在雪地上。驼鹿的厉害得要命的蹄子踢断了他两根肋骨。

当西多尔卡(这是曼西人的名字)与父亲分手的时候,对父亲说:

“你救了我的命,我怎么报答你呢?一个月以后,请你去找我。我有一只狼血统的莱卡种母狗。不久它要下小狗了。你乐意要哪一只,我就送给你哪一只。那只狗会成为你忠实的朋友的。你也将成为它的朋友。你们俩在一起,谁也打不过你们。”

过了一个月,父亲去找他。他的莱卡种母狗下了六只小狗,眼睛还没有睁开,它们在帐篷角落里乱爬着,有几只是黑的,有几只是花的,有一只是灰色的。

“现在你瞧着,”西多尔卡说。他用外套的下摆兜起所有的小狗,送到门外去,放在雪地上,把帐篷的门敞开。

小狗在雪地上挣扎着，一个劲儿尖声叫唤。狗妈妈想向它们奔过去，但是西多尔卡使劲抓住它不放。狗妈妈召唤着它的孩子们。

过了不大一会儿，一只小狗(就是灰色的那只)爬到帐篷的门坎前了，翻过门坎。虽然它眼睛是瞎的，却很有把握地一瘸一拐向狗妈妈走去。

几分钟后，第二只小狗才爬到门口。第三只，第四只跟在它后面，六只小狗全找到了自己的母亲。狗妈妈舔掉每一只小狗身上的雪，把它们藏在自己的暖烘烘、毛茸茸的肚皮底下。

西多尔卡关上了帐篷的门。

“我明白了，”父亲说。“我要那只头一个回来的。”

西多尔卡把灰色的小狗从莱卡种母狗那儿拿过来，递给我父亲。

教 育

我的父亲和祖母用一只装上了奶头的瓶子把小狗喂大了。

这只小狗少见地活泼。它长出牙齿后，开始啃一切它所看到的东西。但是我父亲对它非常有耐性。他不仅没有打过它，甚至连一句不好听的话都没有对它说过。

莱依长大一些后，开始在村庄里追逐鸡和猫，父亲顶多有时候向它吆喝一声：

“莱依，回来！回来！”

等莱依回来了，父亲就语气温和地对它说：

“哎呀呀，小菜依，你犯错误了！这样可不行。你懂吗？——不行！”

聪明的小狗听懂了。它不知不觉把尾巴一夹，两只眼睛惭愧地瞅着

旁边。

父亲向祖母说：

“可不能对莱卡狗抬手，做出要打它的样子。主人是它最好的朋友，你只要打它一次，那就完了，要恨你的。只能靠语言来管教它。”



只有一件事，他怎样管教莱依，不许它干，它也改不了——就是追逐大雷鸟和松鼠的爱好。等莱依长大了，跟着我父亲去打猎的时候，它总那样做。

莱卡种狗怎样做呢？它在地上闻出大雷鸟的气味时，就把它撵得飞起来。大雷鸟逃到树枝上去，在树枝上走来走去，按自己的方式从那儿嘲笑和痛骂莱卡种狗，它知道狗不会上树。

一只好的莱卡种狗遇到这情况，会坐下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雷鸟，汪汪地叫，为的是让主人知道，它找到了一只大雷鸟，使大雷鸟落在那里了。大雷鸟这时把注意力全集中在莱卡种狗身上，猎人很容易偷偷地走到射程内来开枪。

这种追野禽的莱卡种狗叫做“办小事的狗”，它们见了松鼠也叫。

我父亲却想把莱依训练成“猎兽的狗”，教它专追个儿大的野兽。猎兽的狗就不应该尽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不然会怎样呢？不然当猎人去打驼鹿或者狗熊的时候，原始林里到处都是大雷鸟和松鼠，狗朝它们汪汪一叫，大野兽就会跑掉。

我祖母详细地给我讲了这些事情。这些事情，我全应该知道，因为将来我也要成为一个猎人的。祖母还答应给我买支猎枪——等她攒够了钱就买。

父亲希望莱依是一只猎大兽的狗，可是莱依只要一闻出松鼠或雷鸟的气味，那么连拖都拖不走它了。父亲只好那样做：他打死一只雷鸟，再打死一只松鼠，全绑在莱依的背上。不管莱依跑到哪儿，它都闻到雷鸟和松鼠的气味，可是又无法把它们从背上弄下去。

过了不久，莱依已经对雷鸟和松鼠腻味得要命了，简直一闻到它们的气味就发烦。那时当然它再也不在原始林里追逐雷鸟或松鼠了。

殊死的决斗

三年以后，莱依成长为一只很出色的猎狗。它会跑在父亲的前面，在原始林里拦住一只正想逃走的驼鹿。还会从北方野鹿群里撵出一两只野

鹿，使它们径直朝主人的方向跑过来。它的力气非常大，有一天，竟咬死一只扑到它身上的大狼。

后来，我父亲终于带着莱依去猎熊了。

他们找到一只大兽的足迹。那只大兽的巨大脚爪，在雨后的泥泞地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小坑，使人看了都害怕。莱依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，但是它勇敢地冲向前去，很快就追上了那只正不慌不忙朝山里走去的熊。

父亲看见莱依一口咬住熊的大腿——毛蓬蓬的“裤子”，当熊迅速回过头，想给它一巴掌的时候，它动作灵活地跳到一边。

熊刚想继续往前走，莱依又向它进攻。

父亲追上前去，开了一枪，但是仓促中只给熊挂上一点轻伤。熊激怒了，一下子朝父亲扑过来。父亲没来得及放第二枪，竟被那只骇人的猛兽用脚掌击落了他手中的枪。眨眼之间，父亲已经仰面朝天，被那极重的大兽压在身下。

父亲以为自己准没命了，那知熊忽然向上伸着两只前爪，从他身上摔了下去。

父亲急忙跳起身来。

莱依紧紧地咬住了熊的耳朵，悬挂在熊的背上。

世上真没有这样一只狗，能独自打败一只凶猛的大熊。连最勇敢的莱卡种狗，也只敢从后面向这样的野兽进攻。

幸而父亲及时地拾起了掉在地上的枪，在熊咬死莱依之前，开枪打中了熊的要害。熊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死了。

当初曼西族猎人说的话真的证实了——忠实的莱依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救了我父亲的命，我父亲又救了莱依的命。

只剩下祖母孤单一人

就在那一年，我祖母亲眼看着父亲死去了。那一回，莱依也救不了他。

那天风非常大，祖母说，简直是刮暴风。父亲去砍树，树没有朝他原来估计的方向倒下。他躲闪不及，被压在树下，活活地压死了。

祖母亲手将他从砍倒的树下拖出来，埋葬在原始林里。祖母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

周围是原始森林。冬季刚刚开始。河水冻了冰，不能乘小船渡过去了。步行也不成，走不到有人烟的地方。在父亲搭在自己的猎区中的小房子里，没有很多存粮。

本来祖母自己也会打猎，弄点兽肉来吃。可是父亲的猎枪被那棵该死的大树压碎了。

怎么办呢？

一天，有一位猎人走进祖母的小房子。

祖母见了他，喜出望外，向他说：

“好心人，把我带出原始林吧，我将对你感激不尽。”

他回答道：

“行啊，老太太，我带你出去。你可得把你这只狗送给我。”

他说的就是莱依。当时莱依的名声已经传得很远，大家都知道莱依是一只出色的好狗。方圆几百公里外的猎人们，虽然没见过莱依，可是都知道它。

祖母把眉头一皱，说：

“不行。我这只狗可不能卖。它曾经是我的已去世的儿子的忠实朋友；现在它是我的最好的朋友。你要什么都可以，我什么都舍得给你，就是不能把我的朋友给你。”

猎人怎么也不让步，说：

“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能上哪儿去呢！反正你早晚得给我。”

“算了，”祖母说。“既然你这人心那么狠，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跟你说话。你干脆丢下我这个患难中的老太太别管啦！”

那个猎人火了，说：

“不管你说什么，我也要强领走你的狗。”

“你试试看，”祖母说着，抄起了斧头。

那个坏蛋两手空空地走了。

祖母说：“我们是硬骨头，我们是西伯利亚的哥萨克。”

尽管是西伯利亚哥萨克，但是原始林可不是城市里的文化与休息公园。到处是密林、沼泽、山丘。积雪齐腰深。暴风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给自己弄食物吃呢？

以前，父亲每打死一匹驼鹿或一只熊的时候，就当场把它收拾了，掏出内脏，切下一块肉，放进麻袋里，带回家。把剩下的死兽和兽皮收在小仓库里。

捕兽的人都用斧头在原始林里造这样的小仓库。他们把小仓库安放在一根光溜溜的圆木头上，什么野兽也爬不上去。兽肉，也可以存放在这里，暂时保存起来。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打猎都很顺利，——也有多日一无所获的时候。

父亲告诉过祖母，他在原始林里有三个装得满满的小仓库。那里面有驼鹿肉、北方鹿肉，还有熊肉。不过，问题是：到哪儿去找那些小仓库？

后来，我祖母还是想出了办法。

她紧紧地扎上一条皮腰带，把斧头掖在腰里，登上滑雪板，拖了一辆雪橇，向莱依说：

“来吧，莱依！我全指望你啦。你往前跑，指给我看，你主人把打来的猎获物都收在哪儿了。你找一找！”

莱依摇摇尾巴，向原始林里跑去。它跑几步，回头瞧瞧祖母是不是跟在它后面。

莱依真聪明——真把祖母带到小仓库跟前去了！

祖母把存肉全部用雪橇运回家去后，莱依又带她去看了第二个小仓库。以后，又带她去看了第三个仓库。就这样，她和莱依吃了一冬的兽肉，饱饱地度过了一冬。

春天，冰消雪融后，祖母往父亲的小船里铺了几张兽皮，又拿了点行装，乘船在小河里顺流而下，走了六十来公里，来到最近的一座村庄。

在那里，好心人帮助了她，村苏维埃给了她一所小木房子。

那时，我母亲在城里读书，我还很小，和母亲住在一起。祖母和城里通信后，得知母亲病重，赶紧乘火车去看她。等祖母赶到时，母亲已经去世了。于是祖母在世上成了孤单单的一个人，怀里抱着我——我那时还很小。

我们在城外铁路附近的一座村镇里落了户。

莱依当然始终没有与我的祖母分离过。

莱依看孩子

我的父母先后去世、祖母来把我抱走那年，我还不到四周岁，什么也不懂，简直是个小傻瓜。祖母说，那时候我别提有多不听话，别提有多淘气了！她带着我，日子可真难过啊！

祖母当然找了工作，上班了。她把我留在家里，没有人看我。附近没有幼儿园。

祖母又把这个任务交给莱依。

她想出办法，叫莱依看我。

她把我叫过去，又把莱依叫过去，命令我们俩都坐在椅子上，说：

“你们俩都听着。莱依，我把这位小伙子托付给你，你得照看他。在我上班的时候，不许他胡闹，不许他淘气。明白了吗？”

莱依回答：“汪！”

当然它只是随便“汪！”了一声，因为它已经习惯了，问它问题的时候，它总是回答。不论问它什么问题，它都回答“汪！”

祖母对我说：

“喏，莱依说‘好！’。它什么都懂。你必须听它的话，就象听我的话一样。”跟着，她又对莱依说：“等我回来了，这位小伙子干了什么顽皮事儿，你全讲给我听。明白了吗？”

莱依当然又回答：“汪！”

“小伙子”吓得连动也不敢动，老老实实坐在那儿，因为那时我还以为莱依是狼呢。

“奶奶，”我嘟嘟囔囔地说，“我怕它……好奶奶，别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让它看！”

“小伙子，你根本用不着怕它，”祖母皱着眉头说。“莱依是很好、很正直的。喏，你摸摸它。”

我拚命地把小手往回缩，可是祖母还是拉着我的小手，用它摸了摸莱依的头。

“喏，你要做好孩子，它就对你好。你跟它一块儿玩都行。你扔给它一根小棍儿，它就给你叨过来……不过，在它的面前淘气，”祖母厉声厉色地加了一句，“你可别想！它全要告诉我的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祖母走出去，关上门；我独自一人留了下来，跟这只大灰狼面对面。我心里多害怕呀！虽然那时我还很小，可是当时的情况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我坐在椅子上，活象用螺丝钉拧上了似的，吓得半死半活，连大气也不敢出——谁晓得它在想些什么！

莱依早就跳下椅子，把两只前爪搭在窗户台上，目送着祖母的背影。

后来，它又用四只脚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，到它吃饭用的那只碗跟前去看看（那只碗就在墙角里）。碗是空的。忽然它朝我走过来了。

我惊骇得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——它准是要吃我！……

其实它走到我身边，把头放在我的膝盖上。那个头可真大，重极了。

我一看，它并不是要吃我，原来它是一只很善良的狼啊，根本没打算咬我。我不害怕了，轻轻把手放在它头上。

它没表示什么。

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摸它，就象祖母教我的那样。越摸越低，等碰到它鼻子时，它用湿漉漉的舌头舔舔我的手。

我爬下椅子，看见祖母正向窗里望着，笑容满面。

她用手比划着，让我打开小窗子。

我爬上窗户台，打开了小窗子。祖母问我：

“怎么样？这只狼不太可怕吧？”

“奶奶，不可怕。”

“这就好了，你们一起留在这儿吧。我很快就回来，午间休息的时候，我回来瞧瞧——我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。”

就这样，我渐渐对我们的莱依习惯了。不过，当然，当着它的面，我从来没干过什么特别的事情——我担心它会向祖母告我一状。

狼 牙

过了不久，我完全相信它不是狼了。它成为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我摸它，推它，揪它的尾巴。甚至我还爬到它背上去，骑着它满屋里跑马——它当了我的一匹出色的小马。它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，对我连怒声都没有发过。

当然，有时候在它面前我的表现也不太好。祖母不在家的时候，哪知道我忽然异想天开会想出什么馊主意。也有那种时候，我从祖母的抽屉柜里偷几块糖吃，或者尝一两匙儿果酱。

不错，我每次总把偷拿的美味食物老实地分给莱依吃。假使我拿两块方糖或两个小面包圈，我准给它一个。它还好，总是收下。